

來臺灣之前，我視之為猛虎的經濟政治歷史，一直以為門檻太高無法揣摩。我以為讀經濟是否應該先拿起《國富論》，讀政治該每天看報紙，讀歷史該先懂得世界通史。於是拿起書就在浮躁與“終於開始讀了”的意淫中，不太愉快地放棄了。現在很享受與不同人聊天的體驗，很享受徜徉在知識裡的感覺。我終於好像，不再那麼設計自己了。設計我該讀什麼，先讀什麼，設計我必須把時間分配在哪裡，等等。也許是大陸的生活節奏和競爭壓力，讓我過於設計自己。

而在臺灣，通過未曾設計過的瞎聊，會帶來很多有趣的地方見聞，進而交到更本土的朋友。如果要認識臺灣人，可不是靠倒背維基百科和歷史書上死板敘述就 OK 的吧？

上次和一位賣香腸的阿美族的原住民聊天。實在開心，因為可以學以致用！上個星期才讀完的阿美族習俗竟然都能用來對話，嘿嘿，覺得終於擺脫了一上去很好奇卻只能傻逼呵呵地問“你們現在習俗是不是失傳了呀？你們是不是騎野豬射箭呀？”的狀態了！！昨天我超喜歡的欣如姐（老師）說她和五月天石頭的老婆曾同班，可惜啥八卦都沒撈到！！臺灣好小，小到很容易見到牛逼閃閃的人，最近三天的三場演講，我是看了兩位立法委員銀行行長，一位有可能下屆總統的蔡英文大姐，不過吐個槽，英文姐姐的英文說咋樣俺不知道，不過那場講座真夠無聊的……

作為過客，反而會比臺灣學生更喜歡挖掘研究這裡的故事，最近常有“我不是逆襲了？”的自戀想法，因為和她們聊天或詢問現象，有時我反而可以擺出歷史原因，和搞笑的小道民間故事。由於我的好朋友，高雄的老皮是一個宅女，所以在我一問三不知情況下常淚奔認為我比她更像臺灣人。好可愛哦，我還說她是大陸人，因為她特別喜歡大陸，估計是國文系緣故，看到古文對如今河北文物之類的描繪，竟然會想直奔河北，就像我當初也以為全臺灣都是在太平洋環抱中，什麼都是小清新。就像我們以為新疆的都是騎馬，內蒙的都住蒙古包。這些可愛天真的想像驅動我們去到那裡，發現那裡有高樓，有俗人，有大便，有市民，市民會砍價，炒菜有吱吱聲，所有的想像都活了，電視廣告裡的牛排照片，成了會發出滋滋的誘惑聲的真實！！剛來時對差距的驚歎簡直就像土包子進城，本地人就會很無語地說“你想太多了”！

當初聽到本地人說“你們中國，我們臺灣”都會敏感怪異的我，今天早上拿著《兩岸關係論文》能平和理解包容地和臺灣同學討論大陸在 WTO 中對臺灣的壓制。不去瞭解，就不會理解。不聊天，不看書，不問人，在被閹割的書裡永遠不知道“為什麼臺灣人不討厭日本人”的疑惑。果懂得了在地的歷史，臺灣這幾十年的歷程，想必就不會以大陸人的眼光來看待台灣對日本的態度。陳丹青說他在英國時，有一次剛欣賞完一副古典的油畫風景，走出門一拐彎，幾百年前畫中的風景赫然映如眼中。文化好像是哈利波特中會動的畫，是活著的。

而多少人抱著對那個風華絕代唱著夜來香的大上海的嚮往，可能卻只能在想像中還原曾經的輝煌。

可是要樂觀，我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，還想要成為一個有知識的反叛者。聽過許多許多人的故事，知道有什麼牆難以突破，知道有的事如世界和平基本上沒可能完滿，知道不可能絕對公平，知道出身可以對命運左右有多大，知道貧富的差距，富者資本的滾雪球累積。

臺灣也會分南北人，臺北花花世界，人心冷漠（他們是這麼認為），南部人很鄉土很落後很粗魯，但熱情不已。颱風來臨，臺北人一家人點著蠟燭溫馨地聊聊家常，第二天或許有颱風假，逛逛百貨，他們看著電視新聞裡冒著生命去海邊收魚的“鄉下人”，奇怪於他們不要命，還浪費警力搜尋。而一次颱風，可以毀了靠天吃飯的農人一季的收成。當我們坐在電腦前，突然來了颱風，我們端起茶杯望著窗外，感歎又是一場大颱風時，有人竟然會拼死拼活地去海邊撿海菜。

知識學了無以致用，學問有了不會做人，個人出息了無法造福他人，我要來有什麼用？這是成長的一個迷思，我也曾感性得恨不得馬上衝出去做志願者，不要管工資就業物質。可我做不到，一對一的志願幫助太過綿薄，可以安慰到自己，卻沒有給他人太大的幫助。也許種子在，遲早會發芽，也許10年20年，但會有長大的一天。所以，謝謝臺灣帶給我的感動，不那麼熱烈，卻很深刻。

林芷安